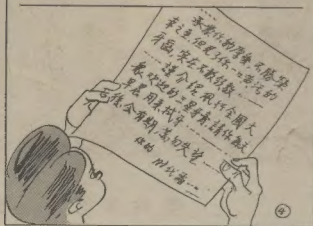


獨立漫遊 14 2



三星牙膏

不



歡大 全風
迎衆 國行

海 上
社業工學化國中
品 出

ORIENTAL PUCK 亞細亞滑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第二期



張光宇作

白臺面，何來黃狸？



漫畫論壇

建設漫畫理論

(鹿)

自從漫畫藝術跟著時代環境以及政治勢力的趨勢，由歐西各國輸到中國以來，一向為士大夫所不齒，不為一般知識階級的藝術家所樂道，這在歐西各國也未始不有同樣的遭遇，可是在中國因漫畫自身發育的不健全和殘酷的封建勢力的包圍，就更痛苦而為社會所排擠，這樣的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二八以後，沒有比較顯著的進展。

但，應着時代的需要，有一部分作者的努力，到現在漫畫這東西已確有力的被認為一種正當學術，公然在社會上佔據了它自有的地位，這是值得可喜的。統觀我國過去所產生的漫畫刊物，不逾十餘種，雖則其間有許多，或因經濟情形，或因政治問題，隨而隨滅，沒有保持較長的生命力可供紀念，但，如「時代漫畫」、「生活漫畫」等等，其為一般讀者所擁護，已形成了不可磨滅的事實，但，根據過去的事實，而觀察一般漫畫刊物的內容，無論如何已證實了漫畫界自身否認漫畫藝術的單獨性，使漫畫刊物的內容不能用一貫的手法，把基礎確在漫畫的自身價值上，他們很機巧地在漫畫刊物上利用不相干的文章，去博讀者的同情。至於描寫的缺乏，幾乎聊若晨星，間或發現一二篇，其內容也語焉不詳，距離實際太遠，既不為漫畫界所重視，亦不為讀者所需要。

漫畫到於階段，使讀者們更深一層的去了解其底蘊。要推進其整個範圍的地位，去博得廣泛的羣衆的同情，要使漫畫自身技術發展到超羣的境地，正像其他學術，比如：文藝、電影、戲曲……一般的我們需要建設科學的理論，我們更希望整個漫畫界共同努力去開拓未來的光明的境界！

自己的文字

(黑)

文字有自己的有別的人，這就是說：「喜帖」有「喜帖」的文字，「計開」有「計開」的文字。設若把「喜帖」的文字用在「計開」上，或把「計開」的文字用在「喜帖」上，這就是牛頭不對馬嘴，老先生說的：「以何體統」了。

過去一般的漫畫刊物相當用過些好文章，如此，雜文，漫談，散文，小說……之類，當然有的也有，但，好的不能不說居多。不過，好文章擠在漫畫刊物里，——也能說是漫畫刊物向他們挑來的。——正像舊貨店買新皮鞋，難免有些辜負；「喜帖」上加印「別惠懸辭」，總覺得有些不大得體。

漫畫在中國本無這門，本也是從洋大人的炮口裏帶來的進口貨，當然我們要漫畫自己的文字；其實說說：再向洋大人那里去批發點原料進來，再說得明白點就是：我們應該從事翻譯漫畫的理論以供國內漫畫家的參考，不過這是不夠的，除了這我們更需要創造出適合時代，同時也適合我們國情的科學的漫畫理

論。

現在沒有別的，祇希望一般漫畫刊物能多介紹與漫畫相關的文章，希望作家們也偶然擲下筆來談談理論，更希望高明的學者也來參加我們漫畫界的理論建設。

這就是我所說的，「自己的文字」。

拜讀「檢討中國漫畫家」

(考)

這兩天閒着沒事。

於是乎得空兒拜讀了「大家一定要西泠先生寫的那篇『檢討中國漫畫家』」。據說是「隨意」的，可是我確很「認真」的讀了又讀。

內容談（談就是檢討）得很那個，從頭至尾着實「檢討」我過去跟現在的漫畫雜誌。而且每一個「漫畫家」的生活什麼的，都要西泠先生聽得朋友的，「面熟陌生的朋友」談起過，他那一「大略」說得十分詳細。

對於我：西泠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捧得「高」，雖然說我是「硬硬硬的木頭漫畫家」，可是這一個新名詞，我却不覺得，但我相信至少是對我的「檢討」，所喜西泠先生沒有把我派在「光字，振平，淺予，文義，少飛，其超」之例，也沒說我是「北京路舊貨店畢業的」，這使我與吾得照了廿八十六回鏡子。

對於光字我相信西泠先生是「不大陌生的」，特別是光字的「民間情歌」，所可惜的！不知那一年分西泠先生畫的「民間情歌」流落在「北京路的舊書店」里，給光字抄襲了去，以致發表在西泠先生之先，我直替西泠先生痛哭流涕。西泠先生還說「光字受了美國一本 Vanity Fair 的影響，英超是受了一本叫 Vogue 的影響」，但，據我所知在 Vanity Fair 發表畫的漫畫家很多，只不知光字的畫到底受了誰的影響。這一點西泠先生「檢討」得並不明，至於英超的畫誰都知道受了美國 Packard (配德生) 的「影響」，而「一本叫 Vogue 的」却從沒有「配德生」的畫，關於這我相信西泠先生「檢討」得不大那個，未免有些張冠李戴了。



此外西泠先生着實「檢討」了些「上海的有點名氣的漫畫家」，比如：他「檢討」了「周」是「老畫師的兒子」。「檢討」「黃嘉善是大學生」。「檢討」「黃鼎是上海美術畢業的」。「檢討」「江漢良本來是王一亭那裏學國畫」的。……只說「檢討」西泠先生自己，跟他目前兒編的雜誌，甚覺遺憾。

西泠先生的「文章」很給漫畫家們一點開導，的確漫畫家們也需要一位像西泠先生那般的批評家時常來一個「檢討」，但，漫畫家的出身資格，似乎並怎樣希望西泠先生「談」，畢竟，西泠先生寫「文章」自己負責，不干別人屁事，但，漫畫家們都伸張着細子想西泠先生的「文章」里多「談」幾跟漫畫本身有關的事，也可以藉此得到些學識。

「寫到這里」我也像西泠先生一般的相信「並沒有漫畫」。「我停筆了」。



汪美子作

地中海



「？打他給臉右將再你，臉左的你了打人冇」

日八十月九于作偉特

十大願圖

廿四年
十月十日



作者黃子

如願望到，不十全十美。

墨索里尼論漫畫

張若谷

據說，一九三五年的某日日本的外交官們，在國際集會上，正在百無聊賴的當兒。不知那位心細眼光的下級情報員，在收煙室的報紙堆裏瞥見了一本美國雜誌，其中刊載一張漫畫，繪日皇坐一輛車，車上載說明書一卷，上題諸貝爾和平獎品字樣，畫題寫「未必有之歷史上周際」。

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到了美國的雜誌上拉起車來了，這可還了得，氣得日本外交官們整日整，火連打兩通電到東京。東京的當局勃然大怒，這「一經非同小可」，駐美日本大使斯藤氏夜接奉電訓，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聲稱：「該美日雜誌此種畫，已引起憤恨。」見紐約八月四日路透電。

可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發達的美國，却決不因此而大驚小怪起來。那本雜誌原名 Vanity Fair，出版已有四十餘年的歷史，是一本專刊幽默漫畫諷刺政治及介紹摩登生活的刊物。該雜誌主筆勃朗斯敏特得到這件消息，却不慌不忙發表了下列的宣言：

「美國人士對於漫畫之評判，輒能恰如其分。如係內容嚴正之刊物所發表，則對之稱正，猶有可說。若其性質偏重幽默如本刊者，則縱令刊載漫畫，因其本無重大關係，斷無引起糾紛之可能。即如關於羅斯福總統之漫畫，本刊過去所發表者，不下十餘幅，總統始終含笑接受，甚且每期多贈數份，以之分贈友好，從未聞對本刊有所指責也。」（見紐約八月四日哈瓦斯社電）

在這件漫畫之涉案件沒有正式進行談判之前，已經告一段落了。可是我卻聯想到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對於漫畫的一件有興味的逸事來了。

墨索里尼是眾世所知的一意孤行的獨裁人物，他對於取締報紙言論的手段是非常厲害不過的。某次，德國名記者盧特維希在訪問墨索里尼的時候，他們二人作下列的談話。

盧問：「你看的報紙一定很多吧。」

墨答：「什麼都看，特別是敵方的新聞雜誌。我搜集的漫畫也有好多卷哩」。盧說：「我們倆的漫畫也出來了。德國的報紙把我畫得騎在牛的背上。」墨索里尼笑起來說：「漫畫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貴國人指德國人常常說意大利是一個專制國。你讀過特里路梭了 Tulluse 的諷刺文學嗎？不過我並沒有封禁牠。」

在諷刺畫及漫畫甚為發達的日本國，許多漫畫作家們和外交官們，看了墨索里尼這一幕談話，對於美國 Vanity Fair 雜誌刊載關於日皇漫畫的事件，不知當作如何感想？

廿四年九月廿六日

作字正張

(勞奈苦奈艱途重任) 架字十



漫畫價值的立足點

汪子美

當漫畫在未找清它的價值的立足點時，漫畫是被遺棄於畫壇之外，而為正宗的藝術家所否認其地位。但是當漫畫隨著時代的需要而尋着正確的方向時，高敏的藝術家或者雖然在固執着他們空虛的成見，而聰慧的觀眾却再也不能懷疑於這新藝術的價值了。這就是說，如果漫畫家不能在現實的環境中建築一個堅固的基石，漫畫將永遠是附屬性的副趣味，所掌握的就是一種寄生蟲似的生活。

反之，作者的創作態度應尊重着真實的藝術時，漫畫的評價自然會增高的。所以從事漫畫運動主要的動向，一方面固然要孜孜於技巧的修練，一方面更要抓住一種中心的意識。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的。沒有前者，不能將所欲表達的意識形態充分具體的表現出來。缺少後者，則完全失去靈魂而模糊了生命。這樣，作者若是難免彷徨於途而尋不到固定的歸宿，冷眼的觀眾是絕不會將她一把交椅出來的。所以，實言之，漫畫本身價值的立足點，就是建築在中心而健全的意識上；漫畫的「獨立性」，也同時是這樣奠定的。

在這里我就要對於藝術是否屬於大眾的問題，作一商榷，便能明瞭漫畫的「獨立性」，及其價值之所在。你如果找到一位「象牙塔」裏的藝術家去問，藝術是不是屬於大眾的，而漫畫是否應該被承認為藝術之一種，站在自己個人立場上的藝術家，為了便於自己私產的維護及尊重，必然會搖頭嘆息的。然而倫理者的

時代已告訴我們，今天的藝術已從少數人私產的庫房中跑到大眾的面前，藝術不再是特殊階級的鴉片針，而是大眾的糧食了。藝術是人人皆有組織的反映，而漫畫則是人生之有組織的反映之更普遍的一種表現。漫畫不僅是藝術之一，而是繪畫中更新的一種藝術。這種藝術是具有層層廣大的效果力。諷刺社會一種病態，純粹繪畫描寫不到的形式，漫畫便能從容獲得一種復而新的形式，使對象充分地表現出來。漫畫具有



純粹繪畫所不敢放肆的獨佔性，純粹所不能展開的藝術漫畫時常能毫不熱衷地展開來。實言之，普通繪畫技巧的表現與意識的流露是隱晦地沉悶地描寫，而漫畫則每每能以活潑跳躍的態度出現，直出現，有時是諷刺的諷刺，有時是輕捷的刺激。這正是漫畫所具有較純粹繪畫優越的特徵。在開一門的題材下，漫畫一種事實或思想一紙形態，純粹繪畫便時常沒有漫畫表現得更敏捷更暢快。因為漫畫活躍的狀態是跳動的，

隨時在某一場合上可以變成一種適宜於環境場合的姿態。普通繪畫形式上便不能有這種自由。它永遠是一種嚴肅的姿態。純粹繪畫只能在莊重的立場對着觀眾作正色的說教，而漫畫則可以隨時隨地接觸觀眾輕快而愉快地描寫其所欲描寫，無形中播下效果的種子。海譚離中正重其事地描寫，縱然呼天喊地，每每使人感覺拘束而嚴肅；十字街頭偶然隨意談時事，雖然滑稽淡寫，却往往能吸引觀眾的立足留戀，前者代表純粹繪畫的性質，後者代表漫畫的特徵。漫畫，它實在是繪畫中短小精悍的遊擊隊，而純粹繪畫，應該是一種與雅而老氣橫秋的漢子了。

由表現形式上我們分析出漫畫與純粹繪畫對於時代需要的供應之優異，根據這一個方向，我們再從意識方面作一檢討。藝術是供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為大眾的審美物品。它的趣旨的範圍便必須與大眾接觸密切的關係。離開大眾所能領會的趣旨，範圍的藝術品，是無論如何不能達到大眾同情的。因為這一種趣旨為大眾的人生經驗相離太遠；使大眾很難認識清楚這趣旨從何處可以與自己本身的人生背景發生關係。純粹繪畫的趣旨可以說是安全建築在個人或少數人這羣的立場上的。純粹繪畫的畫家，終日藏在「象牙塔」中咀嚼着美麗的倩詞以追求其隱晦的彩虹一般的夢奇，從不肯伸出頭看一看十字街頭正發生怎樣的騷動。這樣一種藝術家，僅顧及自己的個性應該如何去放尊才能滿足自己的所謂創作慾，一點不留意於外面需要者是怎样向他伸手呼求。就信「象牙塔」中的過濃的空氣，以

[illegible]

定開本刊一大利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自 1949 年 1 月 1 日起，在 194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不易取費

二八

值
 r
 $!n_1$
 $!n_2$

賊小的勾銅偷個一捉



介紹上海海老的一本幽默雜誌

王敦慶

聽說海老和胡以文先生的「海老」雜誌出版了，這本雜誌，上海所出版的，最老的一本幽默刊物，如要算

「海老」雜誌，其歷史，可追溯到民國十一年，在上海出版，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其時的人，是胡以文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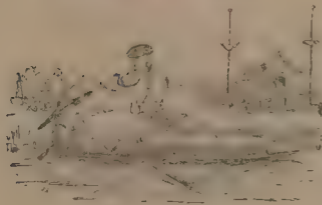
「教室的混亂」

「教室的混亂」：這幅漫畫描寫了當時學校的混亂情況，學生們在教室裡嬉戲，老師則在旁邊無奈地看著。



「教室的混亂」

「教室的混亂」：這幅漫畫描寫了當時學校的混亂情況，學生們在教室裡嬉戲，老師則在旁邊無奈地看著。



「教室的混亂」



「教室的混亂」

梅蘭芳論

你

(14)

[illegible][illegible]

的，如：「哈囉」，「喂」，「安泰」，「嘿」，很多多多的聲音。他已「在」了，所以，「國」戲又化，已「勉命」爲「國」了。全天下都「有」人，「有」人，「明」恭維備至，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什麼什麼研究，可是在我看來這只是一個外行的糊塗蛋蛋；人至老死是不死，它何嘗死，從，

「唔係呀，咁就係你！」他填走地都疑人！怪奇：早上
摩地士——「吧」了接个雷响就是你了忘你，「慢：越木

[illegible]

十歲，還是，至少據我所知是沒有一個人有的。就是

S K E T C H
描 素 物 人 會 社

作 序 志 陸

人 婦 藉 黑

商 貨 洋

女 壯 蘇

人 老

小 廣 東

南 京 商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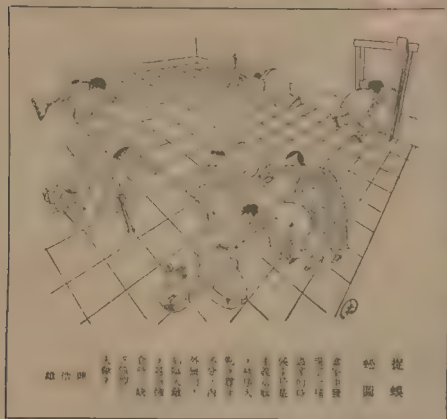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機會，我也來談一談自由——當然沒有像一般社會科學家談的「自由」，那裏的大意不

讀者或疑此項「笑話」，不過「不」，我們自有「笑話」與「笑話」，必是「笑話」與「笑話」，希望先見者，不要誤會。這「笑話」，讀讀下面 John Reade 的「笑話的自由」，當能證明我言之非謬。——

[illegible]

你竟利用自己，去騙它，它終於這山上的樹梢式門，按照高度，就飛躍對於一樹又多少，空中上下岩，從原野裏飛躍起來，在你頭上飛舞一會兒，再對準下，飛下來，轉，還不過，三秒的無足輕重的速度，僅僅是它生存活動中的一刹那的變態而已。因此，



輕提
圖螺

——什麼人的自由能與它並駕齊驅呢？」

因此，我奉勸、首先學甚麼，然後包你享文自由。

長崎漫遊、牛鼻子一
出散頂馬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南北各報及雜誌刊載甚多。特選其重要者，略述如下：（一）上海馬路大新公司廣告，全大紙張，極多，印刷精美，定於八月五日，將於國慶日出報。

聞我是如

作會嘉黃



個和尚提水吃



個和尚打水



個和尚：



沒水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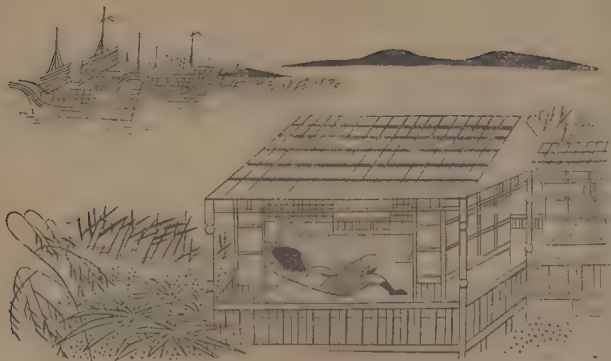
古詩今譯

「敢將十指誇
纖巧，不把雙
眉鬥畫長。」
終窮婦，不要
說他不搽胭脂
不抹粉，「說
搽脂抹粉無她
分，叫她輕的
都是空。」窮了
才替人家縫，
「窮了」也
人窮志不窮
新女性獨以做
字立身！

陳洎隱作

民間情歌

第 4 1 1



送郎八月到揚州，
長夜孤眠在畫樓；
女子拆開不成好，
秋心合看却成愁。



大的年紀十六七，
小的還祇十二三；
一家兩個如花女，
一要想下手難又難。





萬金油

萬藥之王
萬病之治
萬金不換
萬家生佛

各藥房及紙烟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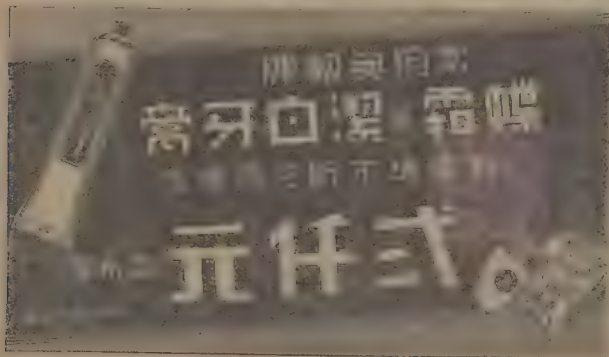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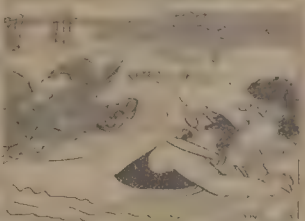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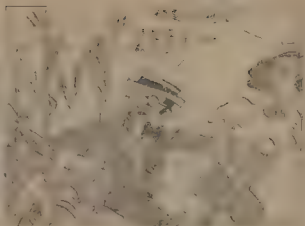
• 上海分行 •

虎標永安堂

英租界寧波路五九號

那個鐵匠人最喜
的是：什麼？

你都不認識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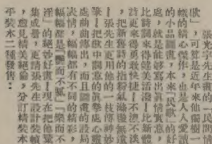


畫集

自九月廿五日起



精裝每部八角
平裝每部六角
預約只收半價



怡神曠心之聽

品備必之中樂娛庭家

亮清音發・

同不衆與



丹 唱 亭 高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三五六號

四四三二九話電

ORIENTAL PUCK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5 Lane 420 Foochow Road Shanghai
92970 Tel.

日本 國內 外	代寄 洋費 在內	寄費 在內	二十年 牛	廿四年 全	數目	定價
澳門 作國 外	實足 通郵	在內 郵費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內國	外國

獨立漫畫

半月刊

第二期●每册一角

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獨立出版社

主編 張光宇

◀ 總發行所 ▶

○七九二九話電號五里讓崇路州福海上

通		普		第		封		底		位		地 積 價	廣 告 假 目
半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員		
二十	三十	五十	四十	七十	七十	五十	八十	一百	一百	一百	一百	格	
五元	五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十五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美艷



有美皆備 • 無麗不臻

華成烟公司出品

7244